

品读
江西

心香一瓣

步道小记

□ 王晓莉

自驾车时代,我还是走路与坐公交车为主。过往虽爱走路,但常是有一下没一下,不成习惯与规律。这几年睡眠不佳,我连起愿要日走一小时以上。于是步行时长增多,且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因此城中的步行道我真是走了不少。

上下班所走的步行道,都在城中心。与阔气车道比,步道不宽,最多可容三四人横走而已。道边皆房舍或人家,医院、学校、食杂店、大排档,不一而足。它们主战场虽在屋里院内,其作用与气息却外延步道上,如粥滚时米汤溢出锅沿。行走步道,就是看不尽的人间烟火,就是与各种意外或不意外遭逢。一路回家的步道上,三甲医院就有三家,社区医院或私人小诊所更多。有时医院前的步道上停担架车,面色蜡黄的老人仰躺其上,几乎无知觉了,还在拿眼寻人,寻那或许可救他一命的人。一种既无比求生却又待人宰割的气息漫散,令我心惊。而自助餐店门前,是另一派为生活奔腾不歇的景象。穿明黄夹克的外卖员,轰隆隆塞一堆,在等派单,几乎把步道堵塞住,连头盔也懒得摘因为随时要出发。隔壁食杂店养的老白猫,蹲于步道侧边石板上,一点不惧人。她其实也辛苦,夜里要为店子捕鼠,因此白天她打盹得厉害。而我家旁小巷的步道,经年累月是另一种风景:两老者各坐一只小马扎,下一盘下不完的棋。有时人不在,两只小凳还在,下到一半的棋局还在。意思是:午睡后再来。吃完饭再来。我总觉得这一年四季几乎固定的画面其实别有深意。是在说:旅人跋涉后终于歇脚,人生辛劳后终获得悠游。且下棋吧。

节假日我常于步行道上无计划走。偶有走一半就打回头的步道,或因拥堵,或因有异味。像跟个不感兴趣的人打交道,坚持不了全场交流,连礼貌也顾不得转身就走。这种时候并不多。因几乎每条步行道都是可寻到趣味,可值得走完的。我深藏于心的一条最美步行道,隐于我家附近一条巷中,七八分钟即到。我出于对它的喜欢,只要有时间总要走上好几个来回。这步道有点像条鱼,首尾两端连接市井喧嚣处,有点芜杂。一旦进入步道腹地,也就是中段,它遗世独立的气质就出来了。一路进来,人立即安静得不想说话,只想感受。下雨的时候,路是有些忧郁气质的。因两旁树多,雨打下的各种颜色的叶子静落地面,沾了水,轻叶有了重量,厚了许多。堆积着,仿佛一个只要精心听,准能听到的久长、凄清的好故事。当太阳升起,阳光光线透过树叶密密地落在平整、深灰的步道路面,斑驳但并不杂乱,呈现一种大自然的随性洒脱。人在光斑上走过,仿佛踩着了珍宝,又与珍宝提起了迷藏,小心翼翼又不胜欣喜。

还有夜里,这步行道几乎是幽暗的,路灯柱子长年累月伫立,已不再那般新亮刺目,几乎变得和隔邻的樟树栎树们的树干一样沧桑复杂。长期与树为邻,灯柱这仿佛也学会了树木的含蓄。它隐于周边的树隙里,不再将灯光直刺人与四周,只露出光灿灿四周,却又完全不引人注目。它是完成一盏灯的使命,而非凸显自身那顶长笔直的形。因此,这条路在夜里仿佛没有任何来自人类活动的参与,却又供人行走其中。夜里从此步道走过的人,连谈话声也压得低低的,仿佛有神栖于树顶,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自从认识到它的美,我越来越对这条世人少知、我独钟情的路深怀感激。我常常许愿它可一直长存下去可与岁月中的我同行。因为我深知步道也像人,也有生灭,也有老旧与新生。有时一条走惯的路,某天走着发现断了,眼前竖起围挡或干脆路砖皆撬,这常年陪行人一段的路,要另作他用了;新生的步道当然也有,崭新,像家里地板样几乎无灰,初走上去的人总是心情略有兴奋,像新换一份职业,惴惴的,然而又有所期待。又有那种不知何故就荒芜了的步道,野草恣意生长,覆盖道面,几乎不像一条曾经热闹的路了。只有走过、见识过这路的人,才记得它曾经的繁华与繁荣。这很像我们身边那种满腹才华,却基于命运基于一些无以言说的原因而被世人遗忘的人。而且这种人古今中外都有。还有一种我们多年未走过的步道,本质上就与荒路是差不多的,已濒于湮灭。但若是被记忆、被偶然事件激活,它又重获新生。好比今年三月末,我赋空回母校,看春天的花,兼拜访几年未见的师姐。师姐毕业后即留母校工作。我入校后门,不要师姐出来迎我,打着听了去。发现师姐所在部门在学校半山腰。一条我昔年曾多次走过的步道,可以连通上去。步道盘山,有点陡度,走了一段,竟有点喘气。30年前我与同学走这路,或是一气呵成上到顶,或是反反复复来回,从不知喘为何物。此时驻足环顾,不远的山下,樱花淡粉如篷,是少女的颜色,青春的颜色;四周高树,或修长美貌,或主干厚阔,像常年习练太极的大师,定力非凡地扎根。步道洁净无尘,一双满布灰尘的鞋落到这里,也可被洗尘,重回光亮。几幢青灰色老别墅,低调隐于山之步道两旁,里面住着校园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七八十岁了。他们住在里面,大约所有人都安心,有点像步道旁一枚枚镇纸,不大的一块,气场超强。再走一阵,远远望见师姐在前面,笑盈盈,有点俯瞰地在等我。读书时,青春年少,师姐只长我两届,彼此总串门,夜聊不止。眨眼,都已经历不同的磨难人生,而同门之谊延续。几十年,竟恍如一瞬间。原来这一条山路,是现实步道,也是心灵与时光步道,拉回从前,不费吹灰之力。“待暖还须去,门前有路歧。”唐胡宜春人虚中这样说。虚中是诗僧,诗中多有禅意。“门前有路歧”,出门时的那一条步道,有可能走着走着就岔了出去。可是也不要紧,还是可以不顾不躁,望野眼,看野风景,或许所遇竟比出门前所设想更美——这说的,何尝不是人生。

茶道寻香

□ 洪忠佩

茶园春色
程政根

家。年复一年,方婆的墓地竟堆成了一座大石冢。“撑空叠石何嵯峨,世传其名曰堆婆……乃知一饮一滴水,恩至久远不可磨。”我伫立“堆婆冢”前,默念明代诗人许仕叔的《题浙岭堆婆石》时,依然能够感受到他来自遥远年代的那份感动。

在我伫立的右侧,比浙岭古道镶嵌得更深的,是春秋战国时“吴楚分源”的界碑。这里曾是一条通往徽州屯溪的茶路,然后由新安江、富春江走水路运到杭州,再转上海出口。想来,一个人长年累月能够在这样的古道上煮茶济茶,显然是一种修行。

浙岭头的一亭一碑一冢,带给我的不只是岁月的沧桑,还有久远的茶香。

三

一个春日的午后,我在虹关古樟广场的茶亭前遇见了摄影师游勇,他正在拍摄万里茶道源段的“大片”。想必,在他摄像机存储卡的画面里,都是徽饶古道上自然人文的景观。

三五好友,坐在“留耕堂”桂花树下品茗。闻着氤氲的茶香,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的是婺源另一条“茶路”——早在汉、晋时期,婺源就开始了茶的种植。以时间为原点,婺源茶在文字中的出现,是在唐代陆羽开启茶的时代:“歙州(茶)生婺源山谷。”陆羽的《茶经》第一次刻印,是公元780年。那时,婺源刚设置县治不久,归歙州管辖。后来,南唐都置制使刘律在《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记述有茶区盛况:“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都制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全唐文》卷871)在这篇《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刘津已把婺源与浮梁、祁门并列,说明婺源的茶产量并不逊于浮梁、祁门,并在此设茶机构负责管理四县茶税,说明婺源的税茶额当在浮梁、祁门之上,属税茶大县。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职皖南茶厘局的朝廷道员程雨亭对徽州绿茶的茶质留下了这样的评价:“徽产绿茶以婺源为最,婺源又以北乡为最,休宁较婺源次之,歙县不及休宁北乡,黄山差胜,水南各乡又次之。”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婺源绿茶的清香,不知曾撩发多少人无尽的遐想。美国人威廉·乌克斯于1935年出版的《茶叶全书》,与中国唐代陆羽的《茶经》和日本建久时代的高僧荣西和尚的《吃茶养生记》,并称世界三大茶书经典。威廉在书中写道:“婺源茶不独为路庄绿茶中之上品,且为中国绿茶中品质之最优者。其特征在于叶质柔软细嫩而光滑,水色澄清而滋润。稍呈灰色,有特殊的櫻草香,味特强。有各种商标,以头帮茶(春茶)最佳。”

确实,这些可圈可点的,都是一片叶子散落在时光中的纹路,以及留在故纸上的茶香。

四

倘若说虹关鸿溪的水是轻吟浅唱,那龙腾村的水则称得上波澜起伏。婺源许多茶叶走水路外运,由龙腾码头入乐安河,经德兴、乐平到鄱阳湖、九江,再运抵汉口。我到思口镇龙腾村这天,村民正在对岸的古树茶园采摘春茶。

记得早在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徽饶古道(浙源段)上的古墓、界碑、茶亭一同入选万里茶道项目库名录的,还有婺源龙腾村的码头、“协和昌”茶庄等。

“物产,茶为大宗……农民依茶为活。”(光绪版《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旧时,在茶叶产销鼎盛时期,婺源人开设的茶商号多达200多家。而“协和昌”茶庄,可谓婺源经典的老字号。

那是清朝咸丰七年(1857),龙腾村人俞顺在饶州(今鄱阳)开了一家名为“协和昌”茶叶商号。到了“协和昌”第三代传人俞仰清,他在老家龙腾村开辟了“祥馨永实业花园”,种植珠兰花,提取香精精制“珠兰龙井”茶,开设“祥馨永”茶号,开创了婺源加工精制花茶的先河。清宣统二年(1910),俞杰然创办的“祥馨永”茶厂精制的珠兰窈花茶,经南洋劝业会评审上报,荣获清政府农工商部金牌奖。民国四年(1915),俞祥馨产制的“协和昌”珠兰精茶,又以品质最优,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荣获一等奖。从此,他的珠兰窈花茶、珠兰精茶名声大噪,并在上海、湖北等地开设了分号。

彼时,一片叶子的万里旅程,已经有了品牌意识,以及开启有序的运营了。

走过龙腾码头,我在龙腾村俞氏宗祠门口采访了几位老人,发现他们每一家祖上与茶叶种植、生产,甚至外销,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五

一杯茶,泡出了婺源人家年年生活的本质与常态。而融入万里茶道的一段段茶路,则敞开了婺源通往世界的绿色通道。

处于中国绿茶“金三角”核心产区的婺源,从20世纪90年代末大鄱山有机茶成功叩开欧盟市场开始,婺源绿茶一直占据着欧洲市场七成左右的份额。约莫6年前,婺源最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村——篁岭,就借助原国家旅游局组织的“万里茶道”旅游推介活动,远赴欧洲“卖风景”了。

从行走的茶区回到县城,我随茶人陈大华走进婺源现代农业示范园,进入视线的是一家茶产业企业,那一条条茶叶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茶叶自动包装生产线,以及智能物流仓储设施,无不彰显茶作为传统产业已经向“智慧赋能”转化。他告诉我,无论茶产业、茶科技,还是茶文化,最终融入的还应该是茶生活。

“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一叶一叶翠叶灵茶玉叶。”看到展示厅内一副茶人撰写的联文,仿佛看到了一个个茶韵缭绕的村庄。我想,婺源从万里茶道走向“全域有机、茶旅融合”,一片叶子又会给婺源茶农带来怎样的境遇呢?!

家园
厚土

老井

□ 何智勇

老家村头有一口井,为区分20世纪70年代兴建在祠堂前的那口新井,乡亲们管它叫老井,其实新井里的水也是从老井引流而来的。老井到底有多老,村里族谱上没记载,问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们说,大概300多年吧。

老井井口面积近4平方米,井深1.5米,东、西、南三面都是水田,北面有五六亩沼泽地。沼泽地上垂柳依依,茭白青青,常有鸭子在那里嬉戏。原先有一棵两个碗口粗的老樟树紧挨着老井,它们默默地彼此守护,像一对恩爱的情侣。前几年,老樟树莫名其妙地死了,村里第一时间移栽了一棵新樟树,但总感觉不是那么和谐。从前一条两尺宽的砂石路直通老井,现在则改成了柏油马路。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老井里满满的清水,源自蒙山脚下神奇的地下泉水。老井水质清澈、冬暖夏凉、井水较浅。去年下半年,持续80多天未下一滴雨,旱情特别严重,老井硬是泉水叮咚响,风韵不逊往昔,水位丝毫不减。

犹记得,农忙“双抢”时节,哪怕不顺路,拐弯也要拐到老井打两热水瓶井水捎上,为的是汗流浹背、口干舌燥时,可以随时咕嘟咕嘟喝上一口清凉的井水。冬天的老井会冒“白烟”,水汽飘浮在井面上,在金色晨辉映照下,那可不是“美不胜收”四个字能形容的。

老井离我家后背山的老宅200余米,家中水缸里的水,都取自老井。小时候放学后,除了打猪草、放牛,我会挑着几乎跟我一样高的木桶,到老井取水。热心的乡亲看到我挑水,就会大声地夸奖,说这孩子懂事,弄得我不好意思。

在农村,能够挑水,就是长大成人的象征。我从挑半桶水开始,再慢慢变成挑满桶。

几年前,村里用上了方便的自来水,不用再肩挑手提了,但不少乡亲还是好那一口,依然初心不改取用老井的水炒菜做饭,洗菜洗碗洗澡洗衣服则用自来水。

故乡的甘泉,滋养了父老乡亲,也洗涤游子的心灵。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围着老井周边转一转、看一看,看井中的水清澈见底,看蓝天白云倒映在井中。

一

春天的浙源山,绿在勃发,如水般淹没了蜿蜒的浙岭古道。一树树杜鹃、樱木的花朵,仿佛成了山野古道的点缀。山斑鸠与红嘴蓝鹊“咕咕”“唧唧”地啼鸣,似是在山垄的茶园与乔木林之间此呼彼应,而棕脸鹟莺清脆的叫声,分明来自岭底的竹林深处。浙岭古道一转一折,随山势盘旋,鸟的鸣叫却如同涧水滴落,成珠成串。

峰峦相接,是岭头。山分脊线,岭也是。我登顶浙源山,等于一脚踏两省,一边是江西婺源地界,另一边则是安徽休宁地界了。想那古时,浙岭是客商通往徽州、饶州等地的必经之路,也就成了徽饶古道的一分子。若用当下热门的话语去概括,这里还是万里茶道的一个节点。此前,我看过从福建武夷山开启,直抵俄罗斯的万里茶道图,途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的一路标识,宛如天空的繁星。从我所生活的地域和情感来说,那徽饶古道应是我心目中最亮的星吧。

万里茶道,藏着时间的故事。延展的,必然是人与一片叶子的旅程,还有拓展的生活空间维度。

一次次,我从虹关到岭脚,再登临浙岭,是沿着徽饶古道的车辙,去追寻万里茶道上那久远的茶香。

二

时间,好比古道上的隐语。

最初探访浙岭古道,是缘于一位在岭头煮茶济茶的方姓婆婆。那是在遥远的五代时,岭脚村一位姓方的女子,看到浙岭头每天过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就搬到了岭头万善庵山亭中居住,她每日挑水、生火,免费为过往的行人与挑夫煮茶济茶,且长年累月从不间断。

当时的浙源山,逶迤数十里都荒无人烟。她只身一人生活在山上,不仅要自种自给,还要面对野外的生存考验。如果不是惦记着过往的行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寒来暑往,一位女子也经不住岁月的风霜。每天炉火的光,映着她瘦削的身体,也映着她一脸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人们呢,对她的称呼也悄然改变了,开始亲切地叫她“方婆”。

“浙岭头万善庵,通衢要道,行旅络绎,尚建亭宇,冬汤夏茶,捐资旅旅。”这是我在方婆煮茶的万善庵遗址旁,读到的《万善庵奉县正堂碑记》,落款的时间是清道光四年(1824)。同行的老詹告诉我,浙岭同春亭是漳村的王立德在乾隆年间开始修建的。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子孙还多次进行了修缮。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交通的改变,岭脚村詹启帮成了同春亭最后的煮茶济茶人。我知道,在通往婺源讨论宪法的路上,设“五里一路亭,十里一茶亭”,而自方婆之后,各地就开始在茶亭设缸烧茶,免费提供给过往行人解渴消暑,民间也形成了客来敬茶的风俗。婺源人把这种风俗,称之为“方婆遗风”。

方婆去世后,过往行人对她的善举心存感恩,拾石堆

怡情诗笺

火种

□ 范剑鸣

在共和国摇篮,在红色故都
在那烽火燃烧的岁月,我不曾惊讶
那尖锐的子弹声,轰鸣的枪炮声
那捂着伤口的血,勇敢的冲锋声
那裹着绑腿
在山河大地奔跑的脚步声——

在共和国摇篮,在红色故都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我不曾惊讶
古旧的祠堂内,宣布国家诞生的声音
讨论宪法的声,研究命运与前途的声音
伴随着高举的拳头,信仰的声音——

在这宏大的叙事中,在这历史的洪流中
有一种细语,有一阵春风般的叮咛
曾让我持久地惊讶,长久地感动——
你听,不洗手,莫吃饭。
你听,生蔬菜和生果实,拿开水洗一下才可以吃。
你听,勿饮生水,不吃塘水。
你听,经常打扫房屋,洗刷用具。
你听,不要从别人口上夺取烟……

多么简单的真理!但它是深奥的
对于刚刚翻身的劳苦大众
对于世代代习惯了旧生活
对于刚刚解下锁链的奴隶
对于从春天的田野里掠过的
燕子和麻雀
对于喘口气停下来休息的耕牛
对于供奉的厅堂,屋宇间的风和水

多么简单的真理!
但是,这就是苏维埃
这就是苏维埃最初的噪音——
你听,一种细语,来自大地深处
来自乡村最幽暗的角落
来自人们最初身的苦难
他们在说,《红色中华》的社论在说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件在说
二苏大礼堂和《长冈乡调查》在说
黑板报在说,儿歌在说,开会的板凳在说
夜打灯笼的草鞋在说
1932年,1933年,1934年
一个又一个春天,年轻的苏维埃
明亮起来,干净起来,强壮起来
终于,这声音变成了一把铁锤
果断地扎向“龙王”和干旱
挖出了一口甘甜而明媚的红井

在共和国摇篮,在红色故都
在那烽火燃烧的年代,正是这些叮咛
持久地喂养着文明的火种
撕开黑夜的口子,照亮旗帜和枪声
当我们回望民族前进的大道
无须惊讶,有一种细语,一声叮咛
隔着近百年的时空,会有相同的调子
瑞金说,为了人民的健康
同一切污秽和疾病作斗争
北京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在人民的心目中,理想的样子,一直是
这么干净,这么卫生,这么强壮

井冈山

第 2268 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